

之。在川蜀。又次崖鹽。生于土崖之間。陝中有之。凡海必于隈曲處生鹽者。水性以潤下爲鹽。不曲拆則終不成鹽也。又海鹽必煮而後成。而徐氏光啓以爲日曬卽成。今兩淮頗有之。可推行也。絺葛之精者。堯儉故夏曰葛衣。禮終絺綌不入公門。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葛屨可以履霜。升越弱于羅紈。周禮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錯雜非一種。畎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周禮嬪婦化治絲枲。枲。麻也。古者庶人葦

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鉛。青金也。能殺蟲毒。古稱黑錫。黑鉛之錯。化成黃丹。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誠得數也。草青莖赤。秀下有鉛。北土無松。故取于岱。詩曰。猗猗之松。猗猗與岱相接也。又曰。松桶有寫。路寢孔碩。松桶有埏。路寢孔安。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時。則松爲常生。怪石亦取爲器用。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土山多雲。鐵山

石。石者氣之核也。土精爲石。氣之生石。猶入筋絡之生爪牙也。又地以石爲骨。山多大石曰礧。大石之形礧礧然。山多小石曰礧。每石堯堯。獨處而出。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姓寶用。是生石華。泰山之谷。出此五物也。作牧。海水患息。始芻牧也。上古牧養之盛。在海岱之間。故禹貢獨稱萊夷作牧。糜絲。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取爲繒帛。尤堅韌難敝。中琴瑟弦。糜絲出于萊夷。玄縞出于淮夷。織貝出于島夷。故青揚徐叙于厥貢之

下。兗州專言絲貢。而青州則有絲枲。糜絲。綌。卽水紈之類。齊魯桑麻之業爲獨饒矣。海物有資服食器用者。其種非一。故以惟錯總之。今人所謂海錯。非怪奇耳目之玩。則魚蛤疏甲之微。非古之意也。然海錯今盛于嶺粵。而海岱則微。鹽利今盛于淮滄。而海岱亦不逮。絲枲不及三吳。怪石不及徐碭。三代而下。利孔日開。貢額絕異。非山川物變。有時而變也。  
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有濰淄二水，不通河。汶出原山西南，入濟以達河。青州有三汶，有入濰者，有入沂者，而此入濟之汶，則今所謂大清河也。大清爲濟正瀆，挾汶入海。故漢以前不謂之汶，而謂之濟。自河南徙而濟水中枯，止汶水北流，汶自爲汶，而不可名濟矣。今所謂大清河者，第得汶之首尾，而實以東平諸泉繇濟故瀆入海，蓋亦不得專謂之汶矣。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自元人引以濟運，而入海之道已湮。今汶之水南接淮泗，北通白

衛而漕渠實嘉賴之。嘗考汶水合北濟故瀆以入海，泗水合南濟故瀆以入淮。此水經故道也。自元憲宗過汶南流入泗，以餉宿蘄戍邊之卒，謂之引汶入濟。此堙城壩所繇始也。至元世祖以江淮水運不通，開渠以導汶入洸，復置牐以遏泗，會洸合而至任城，會源腴南北分流。此天井閘所繇始也。二十六年，又開河繇西南達西北，直屬御漳，謂之引汶絕濟。此會通河所繇始也。國初會通河塞，永樂九年，濬其故道，過汶

水全流入于南旺，分而爲二，六分北流以達御漳，四分南流以接沂泗。此南旺所繇分也。然會通初開，未受河患。行之百年，安流無警。至正統景泰以後，河決祥符黃陵諸口，橫貫張秋運渠，東流入海，而運受河患于北。于是務築塞以防之。此張秋決河所繇平也。正德嘉靖以後，決曹單諸口，直貫魚臺塌場口，東南入淮，而運受河患于南。于是務開渠以避之。此夏鎮新河所繇成也。蓋沂泗汶洸諸水，挾百八十泉之流，互相

轉輸以入于運。國家金口之堰修，而泗水盡入于漕。戴村之堰修，而汶水盡入于漕。張秋之功成，而河之北決塞。夏鎮之功成，而河之南道徙。故漕之利在汶與泗，其要害在河。然漕之資汶者其正也，資河者非也。當河之未南徙也，以汶泗諸流濟三千餘里，而未嘗不足。自淮達濟，自置隄防，惟恐黃河衝入爲害及河之決而入運也。不虞其泛濫，則虞其淤塞。雖有山東諸泉，不復爲運河之利。蓋黃河未來之時，運脉全賴諸

泉故當時建閘築堰以節宣之尺寸之水盡爲漕用黃河既來而運道不資于泉故泉政日弛泉流日微于是徐洪以下專恃河爲運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此以病爲藥也惟是以汶濟運其利良多而一汶三分頗拂其性當其大溢則不決戴村卽直趨坎河建瓴而下南流遂微嘗有爲石灘于坎河之口以塞其東注者但重運水渴之時則有隙以泄水伏秋水溢之時又無路以通沙淤日積河身日高非計也若滾水大壩以沙不能衝出其弊亦與石灘等今惟時濬正河見流之身挑去淤沙正河既順則入坎河漸微坎河口則連建數閘以時畜泄漕不苦涸而東原之田免沮洳之患庶乎可矣

雲間夏允彝撰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他州皆止二至此州獨言三面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必曰海岱及淮而徐州疆界始別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或曰徐丘以爲名元命苞曰天氏星主司弓弩流爲徐州別爲魯國自古爲少昊氏之墟國中有大庭

氏之庫成王封伯禽於魯在大野蒙羽之野又武王以陶唐氏火正闕伯之墟封微子宋公爲商後在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其俗亦有二曲阜沂泗則禮義文雅之邦而彭城則雄傑鷙悍自負淮夷徐戎皆在其域牧守之任於斯爲難也其邊海之地唯在安東日照之間不甚延長然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有建瓴之勢故

自古爲南北之襟要。在今日則爲運道南北二京之衝。且地逼陵寢。尤爲重地矣。嘗考禹別九州。宜有均一之制。而較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之充。淮岱之徐。相去不能千里。荆河之豫。千里而近。海岱青州。千五百里而縮。荆山衡陽。荆州。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冀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之海。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相去以四千里。至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

州之別。品殊墳壤。故道里無得而均。然荆河淮濟之間。至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壤別難并。揚州之大。獨不可得而釐耶。蓋九州之別。實倣井田之法。一州爲王圻。八州建國。以蕃土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惟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內。夷險不齊。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修。地利盡。良疇旣闢。曠土實稀。故徐兗豫境土最爲狹也。至淮

漢以南。函劔以西。劔在淮南。荆在漢南。江。湖。盡。濫。關。山。重。復。又。僻。在。陜。陝。澗。疎。稼。政。平。土。蓋。寡。闢。田。甚。難。故。雍。梁。最。濶。遠。也。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天。下。戶。口。千。三。百。餘。萬。徐。兗。豫。當。五。百。五。十。萬。而。荆。揚。雍。梁。當。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濶。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考。矣。後。世。建。都。會。立。城。郭。不。以。民。田。爲。制。而。以。要。害。爲。先。民。物。所。聚。南。畝。實。遙。形。勢。之。地。良。田。更。寡。

至於平土多疇。衣食所資。則反爲敞夷不守之地。先王之制。數口之家。受田一頃。後世邊隅小邑。民戶不盈數百。則地利安能有盡。至名邑大郡。多至數十萬戶。又安能有數十萬頃之田乎。後世之治。遠愧前王者。非獨德教有缺。亦法制之未善也。

淮沂其又

淮出桐柏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也。徐之水以沂名者有三。出於尼丘

山而南入泗者，留點浴沂之沂也。沐陽之沂，河口周禮沂沐之沂也。出於艾山西南入泗者，爲最大。此禹貢之沂也。治徐之水，以淮爲主而沂次之。淮水當荆塗二山未鑿之前，淮水從荆山西麓迂迴以入於瀾。瀾高水滙爲患，故禹鑿開兩崖使水行其間，淮乃安流也。抑淮至今日，水患彌殷者，淮自古北受泗沂，本皆清流，若黃河入海於天津，汴河入海於樂安，與淮無與也。自山西沁河決斷黃河，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

東潰，越徐邳，亂洸汴，直下不復東流，徑南入於淮，以趨海。故直謂之黃河，非復泗沂之舊。清河以東之淮，亦皆黃流，而淮境苦水特甚矣。且運河之水，必賴黃河以充，乃河水西入淮，則勢分而東流，益緩其力，不能刷沙關套所在淤積日甚。而尾閘幾於不洩，且黃水多發於四五月，風泗來水多發於七八月，河長固當潰。淮長則亦潰，河此爲交蝕之害。泗州河身高於運河丈餘，自高趨下，其勢陡激，以區區之漕渠爲鳳泗

之歸宿，必橫決而莫禦，每崩五壩，掃湖頭，嘴諸市而與淮一。此爲泗河獨發之害。倘黃淮並發，泗沂沁汴諸流橫溢滔天，勢不能南越維揚之高而入於江，則滄河淹灌於全淮之境矣。此淮水今日之勢也。

蒙羽其藝

二山淮水所經，二水治則二山其可藝矣。山之可種藝者衆矣，而獨舉徐之蒙羽，與梁之岷嶓，以例餘州。岷嶓江漢所出，其山最高，蒙羽非其

匹也。而爲淮水所經，意其壤地沃饒，亦略同歟。羽山之下，其水恒清，牛羊不飲，而老萊子隱於蒙山之陽，衣緼飲水，墾山播植，其水土之美，自古傳之矣。齊乘稱沂川芙蓉山下有湖，溉田數千頃，香粳鍾齒，古稱瑯琊之稻。今沂澤二州，仰加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爲匹。則蒙羽爲沃壤可知。今近徐諸山，彌望荒麓矣。藝猶蒔也，詩云：藝之荏菽，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歿而穫歿。又曰五穀生於五木，黍

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於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歿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歿而獲歿也。淮南子曰：先王之教民，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昂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

### 大野既豬

大野濟水所絕，濟於四瀆，得天地質信，寬徐之

氣。故豬而爲澤，爲十數之首。既澤，向未爲澤，今乃澤也。既豬，向故爲澤，今復故也。禹之時，既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於淮，濟通於汶，淮通於沂，汶通於洸，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於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於大野相聯，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兗之浮濟，徐與揚之浮於淮，泗亦皆於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害矣。至國朝尤爲漕粟所資，於是設四水櫃以濟漕運，曰南旺，曰安山，

曰馬場，曰昭陽，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啓閉。而南旺地形最高，爲南北分水之脊，向非南旺會通，雖開亦枯瀆耳。是數千載久廢之大野，至今日復爲利涉之用也。而物盛致蠱，致有沙淤盜佃，決隄之患生焉。此不獨漕河失利，而泰山以西地漸窪下，夏秋水發，俱奔注此中。宋末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泊之亂。今湖外皆民田也，若隄防稍廢，則水將漫衍淹沒，復

成宋季之患，而湖地開佃不及五百頃，所得償所失哉。

### 東原底平

原端也。廣平曰原，平而有度也。可食者曰原。原有六駿，有樹樾，有長楚。詩曰：原田蕪蕪，又曰：周原膺膺。底平則可耕，東原之地肥饒，蘆泉之沃，頗宜梗稻。

###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赤，赫也。太陽之色也。土黏曰植，漸進長包，叢生。

壇土性之美者，而又墳起，故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土黃爲上，赤次之，白又次之，青黑爲下，水之象也。土稟冲和之氣，故壤爲上。太燥者不凝，故墳次之。青在墳上者，以有斥鹵之利。豫壤同而先奠者，或田賦通爲上下也。色性相參而三壤則矣。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稿。

禹貢古今合註

卷二

八 禹貢集成

土者吐也。主吐含萬物。子成父道吐也。氣精以輔也。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故曰裂土而封。必用白茅，取其潔清也。燾以黃土，黃取王者覆四方也。翟，雉也。五采備曰夏翟。雉尾至夏則光鮮也。出於羽山之畎。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司常云全羽爲燧，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染者象之。渭之染夏，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翟。

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渭之錫。此則夏

翟之羽色。後世無夏翟，故染氏染鳥羽象鳳凰色以爲之。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爲雉。士相見，贊用雉。山龍華蟲，華蟲卽雉也。五色故謂華。山海經曰：赤鷩可以禦火。春秋感精符曰：王者旁流四表，則白雉見。嶧山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是生孤特之桐。中琴瑟，凡桐山石間生者爲樂器，則鳴。故崔琦曰：爰有梧桐，生於玄谿，傳根朽壤，托險生危。張協曰：寒山之桐，出自大

禹貢古今合註

卷二

九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冥，含黃種以吐幹。據蒼岑以孤生。農師曰：桐性宜濕地，不生於岡。詩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生孤者尤難得也。神農始削桐爲琴，繒絲爲絃，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爲桐。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梧桐爲常生。磬石在泗水旁，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今靈壁有磬石山，去泗水五六十里。禹時泗水故橫流於此也。其石碩厚清越，如被塗澤，而乏烟雨蔥蒨之姿。凡產石磬有九真。

浮嶽小華之山，涇水共水，鳥危之山，而禹貢泗濱獨著者，固以其輕清上浮，其音特清，或亦徐州中土輦輪爲易也。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立，秋之樂也。磬有貴賤焉，有親踈焉，有長幼焉，此三有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自無句作磬，又伯夔作玉磬，磬形似犁瑄，以玉石爲之，禹懸五音聽政，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蓋擊磬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

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封疆之臣，磬師掌編磬，教眡瞭也。古者淮有夷，出蠙珠及美魚，蠙珠母也，故泗州名蠙城。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惟天子藏珠，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水圓折者有珠，淵生明珠而常不枯。越俗以珠爲貴，故諺曰：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古蓋以珠爲幣，春秋保乾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禮斗威儀曰：王效政平，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夫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

其耀也。珠玉不覩，王公則不爲寶，惟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語曰：宋王亾珠而池魚爲之殞。古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作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周禮敎人掌以時魚爲梁，蓋梁以取水也。二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孟秋天子食稻與魚，季冬命有司始魚。天子往嘗魚，祭廟，鼈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貢物不詳其地者一州所出也。羽畎嶧陽，淮夷必指其地者，惟此地所產爲良也。玄，黑繒，繒帛之細者，謂之織。

繒之精者曰縞，玄之用三，爲袞以祭，爲端以齋，爲冠以居，縞可以爲冠。有虞氏蓋衣縞以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禫而織，此厥篚之貢，亦通州所共也。

浮於淮泗達於河

泗水出陪尾山，其原有四，故名泗。泗入淮，淮泗不與河通，而灘水則出於河入于泗者也。繇泗遡灘，繇灘遡河，此一道也。涉入河南出，而泗則至大野受涉之合者也。繇泗之上源以遡涉，繇



沛而達河。又一道也。西則繇灘。東則繇沛。蓋後世所謂汴渠者。禹時已有之。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苕若渠。總一河而已。蓋河自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接淮泗。皆古之運河也。今之運河。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淮黃二河之水。繇淮安至清口。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繇清口至鎮口。則資黃河與汶泗之水。繇鎮口至臨清。則資汶泗及諸泉水。繇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

繇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都。則資潞白桑乾諸水矣。比今運之大略也。至萬曆朝。開泇河以避呂梁之險。天啓年。又開駱馬湖以接泇。而其所資於黃河者亦少。若再開石崇湖以接泇。縱河使北。不復資之。良爲上策。惜今未行也。若古之徐州。并有大野。東原。嶧陽。泗濱。襟帶亦遠。今頗裂其地爲郡邑。而以一州斗絕自立。乃縮穀水陸。實爲南北咽喉。而山川險阻。俗多彊悍。自昔爲四戰之國。且河水橫嚙。比閭其魚。雖泇河

改運。漕已他徙。而彭城形勝。奸雄之所睥睨。固當深慮。識者謂欲聯屬兩都。以制天下。則揚州臨清徐州皆爲重鎮。蓋臨爲梁冀青兗之會。揚爲江淮汴海之交。徐爲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不其重歟。

淮海惟揚州

揚州南傳海。北隄淮。井而方之。蓋萬里。後世華離鉅拆。始且百郡。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且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又以漸近太陽位。天氣

奮揚。履正含文。故取名焉。元命苞曰。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山。其地以淮海爲際。蓋并有淮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淮之西當在桐栢荊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漳之界。而禹會諸侯于塗山。會稽亦禹迹之所至也。若五嶺之外。則未屬焉。蓋五嶺壤接荊州。藉使其時已入版圖。亦當屬荊而不屬揚矣。攷其形勝。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章。爲水戒險阻之國。而分言之。則廣陵獨襲揚州舊名。良爲南北重

鎮若建康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所謂龍盤虎踞。帝王之宅也。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進取者也。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實爲吳楚閩越之交。南昌沂江。滙湖。右江左浙。帆檣所集。千里一都會也。若守江者。必先守淮。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長江以限南北。而長淮

又所以蔽長江也。淮之東。根本在廣陵。而以山陽盱眙爲門戶。淮之西。重鎮在合肥。而以鍾離壽春爲捍蔽。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欲固兩淮。先防三口。自古天下裂爲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誠重之矣。凡州之邊海者三。青州徐州揚州也。自冀州之北碣石。迄於東粵之南碣石。九千里而遙。而揚州所直尤多。今略計其要害。在東粵則有三路。惠潮其東路也。廣州其中路也。高雷廉其西路也。在八閩

則有五寨。三遊。烽火。南日。浯嶼。三寨。其正兵也。小程。銅山。二寨。其奇兵也。南澳。浯銅。海壇。爲三游。而南澳當閩廣之交。尤爲要地。兩浙則有四參。六總。四參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金嚴一。溫處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而列郡之海口。則溫台寧紹各有港口。與杭州之潁山。龔山。嘉興之乍浦。澈浦。實列郡之門戶也。欲安堂輿。亦固門戶而已。而定海爲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籓。其中有五穀魚鹽

之利。屯兵戍守。不容已也。直隸在江南。則吳淞爲水陸之要衝。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繇吳淞而南。則爲松江之川沙。南滙青村。柘林。其地有海塘而無海口。宜設陸兵防守。而金山界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爲吳越要衝。繇吳淞而北。則爲蘇州之吳淞。所劉家河。福山港。皆賊舟可入。宜設水兵出海。迎擊。而崇明孤懸海中。尤宜特設重兵。在江北要害。則爲通州。爲狼山。掘港。新開。爲劉家河。爲

金沙場尤要者曰新揚。曰北海所曰廟灣。而海安尤宜設鎮。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西可以捍衛揚州也。其地則皆用騎兵。爲長統攬大勢。江北緩于江南。江南緩于兩浙。兩浙緩于閩粵。而畫地分守。則揚帆倏忽。彼此遁竄。孰能窮之。非會哨不可。在廣東者。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城。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與烽火之兵會。上則哨至洋

山與直隸竺箔之兵會。在蘇松。下則哨至羊山。與浙江之兵會。上則哨至茶山。與江北之兵會。而浙之陳錢山。爲夷寇候風分鯨之所。尤浙直共守之門戶也。若夫簡兵繕舟。嚴勾引而絕鄉導。斯爲防海要務焉。

彭蠡既豬

江漢合流。滙爲彭蠡。又章水出壽都山。至南康合豫水。爲豫章水。至贛州。又合貢水。爲贛水。俱注於彭蠡。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矣。繇衡岳而

南。巨大江東西。穿山崇巘。靡迤相屬。而廬阜爲之最。岷山西來。至大別與漢合。洪濤掀天。吞吐日月。蕩漾萬里。而宮庭揚瀾。左里爲之最。彭蠡以彭磯左蠡而名。一名宮庭。一名彭澤。一名匪澤。一名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也。史記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虞舜滅之。或傳湖神甚靈。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呂覽曰。禹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中有大石。禹刻石以記功。知其用力非易也。

陽鳥攸居

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濫。其後民頗居作其間。常被漂沒。以此知大禹廢彭蠡。以居陽鳥。其爲民防患之意。蓋深。鴻鴈木落南翔。水泮北徂。與日進退。故稱陽鳥。其飛有先後。行則成列。蓋知序之鳥也。故小正于其來。則曰鄉。去則曰遊。月令七十二候。鴻鴈得其四焉。八月鴻鴈來。巧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

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正月候鴈北，亦小鴈也。鴈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還河北，體肥飛下，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矰繳焉。

### 三江既入

三江者，松江、東江、婁江，承震澤之下流而洩之入海者也。三吳之水，悉注於震澤，震澤之水，三江分洩之，以入海，則震蕩者平，定相因之勢也。海內之水，皆源高而流下，惟震澤西南受杭歙

諸郡之水，西北受宣州諸溪之水，既高，若建瓴而入海之地，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噎則激蕩，靡寧勢，因然也，故必使三江之流，既淺且廣，務使海下於江，江下于湖，而又流濶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無水患矣。且海水濁，江水清，必江流日駛，能滌去潮沙，而後海口常通，乃水利不修，東江已不可問，松江亦日就湮淤，惟婁江尚存，流亦漸狹，水何可得而治哉。繇今考

之，松之黃浦者，猶古之東江也。蘇之劉家河者，古之婁江也。吳淞爲古三江之首，自宋慶曆間，於吳江築長橋，以便挽路，而江流從此慢緩，海沙隨潮日積，吳淞日淤，黃浦劉河雖通，震澤之水，源多勢盛，二河不能驟洩，每當霖潦，水遂爲災。治之之法，宜先治澱山湖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滄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

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于海。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太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豬者皆有所洩，則下流治而水滂無憂矣。邽僑常論天下之水，以十分之自淮而北，五分繇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爲逆河入于海也。自淮而南，五分繇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原甚大，繇宣歙而來，至於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入海，止

三江爾。二江已湮。今止淞江。又復淺汗。且百姓便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徑入於海。昔之治水者。凡沿海沿江。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今宜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淞兩岸塘岸。塘隄。不惟水不北入於蘇。而南亦不入于秀。兩州之田。乃可墾治。若止開濬吳松。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輳而來。適爲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也。

吳淞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爲策。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爲今之策。必先治五堰故迹。決于西江。潤州常州之水。治之使決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于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闢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淞江。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並築爲石塘。及于彭匯與諸

諸瀆。昔有江港者。自南經北。漸次築堤。所在叵淹。築爲水堰。澱湖等處。向有民戶。障遏水勢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於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王同祖謂治水之法。有三。一開三江故道。以泄震澤之水。二浚治諸浦。以泄江湖之水。三疏導涇港。以泄田中之水。蓋太湖東入淞江。出吳松長橋。長橋之水。未嘗不通。而積水爲沴者。以下流入海之處。多淤耳。若止決去長橋。

使湖流浩至。而入海之處。又復不疾。卽吳江崑山常熟三邑之地。將爲深淵。利害甚明也。東江舊跡在澱湖之西。東如爛路港。急水港。白蜆港。出水港。小漕港。斜瀝。大瀝。小瀝。儀港等口。皆是。今諸港皆淺狹。不通潮汐。入海之處。遂湮。東南風水溢太湖。則湖州諸邑。皆泛溢。西北風太湖水下。澱山泖湖。則崑山常熟吳江泛溢。是皆東江不通之害也。或歸咎于黃浦奪權。海塘障遏。而不知江之通塞。有時。非塘浦之咎也。或以爲

東江既塞，澱湖之水由千墩等浦北入淞江。不知此特其支流耳。澱湖之水自繇東江，必疏治東江之舊，使泄澱水以入海，則松江可通而水害可去矣。吳郡之地，北枕長江，東通大海，西控太湖，南襟三江水之發源，則自太湖東注三江以入海。又其支流北達揚子江以入海，故古人於東北沿江海之所，濬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使同歸于海。淞江之南有大浦三十六，淞江之北有大浦三十二。在江之南者，西受陳湖，南

受澱山湖諸水，以入吳淞江，而達於海。在江之北者，西受陽城湖諸水，以入吳淞江，而達于海。自新洋夏駕以東，則反納吳淞江之水，以東北趨劉家港而入海。吳淞江迤東入海之口，其南有浜浦一十九，其北有浜浦二十二，皆近海潮汐往來，易於漲塞，日就淺狹，唯千墩一浦南通。澱湖極爲深廣，與夏駕新洋南北相望，水勢相入，屢經開濬，皆爲民利。今廣浚諸浦，使湖水必趨于江，江水得入于海，則東南之水定矣。圩田

四圍皆涇港環繞，或傍江湖，或傍浦塘，曰涇港者，論其槩也。涇港分利水道，旱則引水溉田，潦則決田之水以入涇港，泄諸江湖塘浦，使歸于海，利農最切，故必通行開濬深廣，即取所開之土以修岸塍，則田間之積水可引入涇港，涇港通流，可散灌于浦塘，浦塘決水可疾趨于江海，大小相資，又何水之足患乎？江有源謂繇松最爲下流，震澤綿亘數百里，納受諸山溪澗之水，散注澱山三泖等湖，而繇三江入海，自海塘南

障，而東江湮廢，水勢始北折而爲黃浦，趨于吳淞，并於婁江，又溢入七浦白茆，其道迂迴屈曲，不能駛急，又海潮日有二至，浮泥湧入，淤塞江路，湖水乃泛濫爲患。此三吳水利之大凡也。治之之策一開江河以導其壅，今之淞江婁江七浦白茆，此四湖者，襟帶湖海，吐納衆流，一日不可使之不通也。今宜疏白茆之淤，開七浦之塞，撤去斜堰，或爲石碇，或爲石閘，而諸河亦當并議也。婁江今雖通流，而太倉以東多有淤沙，海

口有橫沙。宜爲之早計。至於瀕海之地。比之腹內。特高。濬治亦宜倍深。不然。內低外高。難乎水之東注矣。一疏浦塘。以通其脉。昔人於川原廣衍處所。每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所以通決水道。無屯滯枯涸之患。今堙塞過半矣。宜相其緩急。以次疏之。使溝瀆之水。悉達於塘浦。塘浦之水。悉達于江湖。可也。一備規制。以善其後。古人于濱江瀕海。通湖江浦。悉設官置閘。潮至則閉閘。以澄江。潮退則開閘。以洩水。其潮汐

不及之處。圩田四圍。亦設門閘。因旱潦而時啓閉焉。小港不通舟楫。則築爲壩堰。而穿爲斗門。蓄洩啓閉。法亦如之。又于閘外。設撩淺之夫。時常爬疏積滯。置鐵掃帚等船。隨船上下。以蕩滌浮淤。栽桑柘。種菱蘆。護堤固岸。纖悉備具。所以無水患也。而今皆弛矣。是當于治水之後。多方講求者也。夫三江惟在震澤下流。故所係之重。若此。乃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

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蘇子瞻以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彭蠡爲南江。皆非其實也。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皆以河爲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皆以江爲稱。然則三江之江。豈必疑爲大江之江耶。

震澤底定

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左氏謂之笠澤。周禮謂之具區。五湖。張勃謂周行五百里。故名。虞翻以太湖

東通松江。南通雷溪。西通荆溪。北通滬湖。東通韭溪。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以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今湖亦自有五名。自莫釐山之東。與徐侯山相值者。中爲茭湖。莫釐之西北。與茭湖連者。爲莫湖。南通莫湖。東逼胥口。爲胥湖。長山之東。曰游湖。長山之北。連無錫。老岍曰貢湖。別有金鼎湖。梅梁湖。東臯里湖。通謂之太湖。葉夢得曰。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浸爲五湖。凡言藪者。皆

人資以爲利。故曰數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於太湖，自太湖入於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與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夫震澤表於東南，乃上古不列于四瀆祀典，見謂大而不尊，然四瀆主洩，其滎紆怒奔，以資

網艦之下上，百舍不暇止，是故無獨鍾之秀，無專至之澤。若五湖主浸，實上稟咸池五車之氣，而分滙吳越之流，以入海。繇澤而川，繇翁而散，故漫爲三萬六千頃，峙爲七十二峯，而潤爲脂田。熊藪則揚州之賦，甲天下。今揚州之境，嶺至柳虔北枝，趨敷淺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金衢，爲歙嶺，巨宣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俱滙爲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未滙，則江西東

諸州之水，爲揚州西偏之患。震澤未定，則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於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浙亦山溪，不勞施工，故餘不書也。古者震澤之水，其西北則有宜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繇宜興、百瀆以下震澤，其西南則有苕、霅、諸水，繇湖州七十二港以入焉。

而所賴導之以入于海者，松江、婁江、東江而已。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緩，此東南所以多水患也。自朱築五堰於宜興，以西、溧陽之上，而宜歙諸水，皆西北以入蕪湖，固有以殺西北上原之勢。其後商人以簞水往來之阻，給於官而壞其防。昔人欲復五堰者此也。五堰既廢，繇是荆溪多積水，而百瀆湮塞，無以遂其東下之勢。昔人欲疏下瀆者此也。慶曆以來，築長橋于吳江，所以便舟行之牽輓，而水道阻緩，昔人欲易置千



橋以分利之者此也。此皆單鍔之說也。國初因五堰舊迹立爲銀渚東壩。禁商簞往來。旣可以挽東壩以西之水。北會於南京。以成朝宗之勢。又使東壩以東之水。返注蕪湖。不下震澤而三吳成陸海之饒。乃東南萬世之利也。東壩旣足以當五堰之利。則上源旣殺。下流亦減。荆溪百瀆。疏之亦可。不疏亦可。長橋之在吳江。去之則有妨於運道。存之亦未見有阻於太湖也。其所急者惟吳淞之通利。溪澗耳。蓋吳淞爲中

江其洩。震澤之水直而不迂。視二江尤急。乃今柳澱之水。盡趨黃浦以入海。而自吳江東北所洩太湖之水。悉從新洋江瀉于劉江。而松江乃有漫水之目。日淺日淤。且至於無江矣。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失之愈遠也。世之論徒區區於三十六浦間。有及于淞江。亦不過濬蟠龍白鶴。滙未有能曠然復禹之迹者。卽單鍔修五堰之策。不過欲絕西來之水。夫水爲民害。亦爲民利。就

使太湖可涸。於民豈爲利哉。故治吳之水。非專力淞江不可也。

篠簞旣敷。厥艸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竹箭。簞。大竹。水去布生也。細篠。大簞。竹之通目。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政太平。蔓竹紫脫。爲之長生。徵祥記曰。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而甘露降。尊賢容衆。不失細微。則竹葦受之。敷言盛也。其瀨榮幽。渚繁宗隈。曲。萋。蔣。陵。丘。蔓。逮。重。谷。竹之爲物。易茂難凋。故至於四敷也。史記曰。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竹亦艸本。竹生於水而蕩于水。以其忘水。故別言之。夭。好。喬。高也。上句曰。喬。蓋木枝上竦而曲卷也。塗。泥。地泉濕塗。杜也。杜。塞。孔穴。泥。近也。以水沃土。使相黏近也。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修也。古人田雜五種。雖經旱乾水潦。各有所收。揚州之土塗

泥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然培糞澆溉之功至。厥賦遂自下品入中品。至後世火耕水耨而粒食盡東南之美。唐以來江淮田爲天下最。漕餉並仰給焉。然西北之田日蕪。東南之民并竭。蓋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于是識者欲分閩浙以實荆楚。又有議舉兩淮之屯者。夫兩淮之地。沃壤千里。鄧艾屯田六七年十萬之衆。有五年之食。今其地介兩京間。相距略等。苟能修艾之法。

則所省歲漕甚多。當於淮南湖蕩之間。沮洳之地。蘆葦之場。盡數以爲屯田。度地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召江南無田之民。因勢置空。開河濬川。大小相受。使水有所洩。然後於窪下之處。濬深以爲湖蕩。及于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豬。或爲隄以限水。或爲堰以蓄水。或爲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數年之後。所得當不減于魏。

人也。又於潁壽之間。召民開墾陸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田而定稅。其功又易於水田者。上元中于楚州古射陽置洪澤屯。於壽州置芍陂屯。大獲其利。此遺跡可考也。且泗口可以趨廣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肥。古人于是因田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之東。則有芍陂。鹽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間斷流爲阻。則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所逕也。故

曰雷唐之田既耕。則淮之左可守。芍陂之田既耕。則淮之右可守。是興利亦以防患也。江南之田。以修築塍。塍爲急。古人因地之高下。井而爲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于江水南北爲縱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其塘浦濶者三十餘丈。狹者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古人使塘深濶。若此。蓋取土以爲堤。塍高厚。足以禦湍悍之流。故古之堤。塍高者二丈。低者一丈。借令大水江湖高于民田。堤

岬。出。于。塘。浦。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流。矣。其。壘。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可。以。畝。引。近。于。海。者。又。有。朝。晚。兩。潮。可。以。灌。溉。故。旱。不。苦。水。高。不。苦。旱。又。古。人。田。各。有。圩。圩。各。有。長。一。兩。年。率。逐。圩。之。人。修。築。浚。治。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自。古。法。壞。壞。圩。岬。日。傾。或。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崩。壞。或。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低。田。漫。然。復。

在江水之下也。每雨未及盈旬。低田盡爲白水。雖有塍岬。亦皆狹小。人單行側足其上。坎壈斷裂。纍纍如蹲羊伏兔。佃戶貧下。至東作時。舉質以備糧種。無餘力以及畚耜之工。婦子持木杵。探汚泥。補綴缺空。累塊亭亭。一蹴便隕。謂之作岬。實可憐笑。雖殫力耕耘。而不念四維之不足恃。秋水時至。兼以飄風。莫之障防。且田既容水。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入。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此低田不治之繇。

也。高田之廢。始繇田法隳壞。港浦既淺。地勢既高。又因人戶利於行舟。壞其堰門。不能蓄水。故高田盡爲旱地。每春水未退。低田未能施工。而壘阜之田。已乾枯矣。今當爲縱浦橫塘。略如古制。而農隙務責其治堤。蓋秋冬之交。橫潦乾源。手足所及。上皆可取。暨閱春夏。雖有風潮。土已堅定。草茅生之。可恃爲安。較之臨時補綴。相去遠矣。至于夫力。則同項共利者。不殊如一項之田。南高而北下。水必先自北入。三方之戶。必與。

北方有田之人。並力而作也。若旱田則浚治港浦。日引江海之水。設堰門以蓄春夏之雨。則高下皆治。而水旱無虞矣。范仲淹謂錢氏竊據時。專設營田軍七八千人。專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是米值甚賤。暨乎一統。農政不修。圩塘隳廢。米貴十倍。然則田之高下。何常。惟在治之得其術耳。

厥貢惟金三品。璫琕篠蕩齒革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溪山，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溪山，金有五色，黃爲之長，久埋不生衣，百陶不輕，埃天五百歲生黃，缺黃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頰，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爲黃龍，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頰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王者宴不及

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癘出，金正西也。土于此終，水于此始，銅赤金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曝露改其形，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鹽鐵論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隴蜀有名村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少昊時金鳴於山，銀涌于

地，舜藏金于嶄岩之山，以塞淫邪之路，禹始以歷山之金鑄幣，以贖民于厄，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贖民之無檀，賣子者，周禮職金受金玉錫石之入征者，辨其美惡，與其量數，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所，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龜貝，又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至秦以黃金鑄爲上幣，鑄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武帝乃造銀

錫爲白金三品，錫卽銀也，考工六齊皆用錫，以和赤金爲器也，周漢用金，猶今用錢，皆以完質計數，授受無剪鑿，虧折及鎔并耗失，取諸山澤者，歲增行于人間者，無損，故周漢黃金充溢，賜于千百斤計，其值僅倍于白金，金一兩值錢才六百，魏晉而降，耗金日甚，散于穿鑿，消于火薪，募畫宮闕，塗飾神象，費至不貲，或徇舍地下，或沉沒于鼉鱓之宮，或縷而爲衣，取以爲器，若貿易外夷，宋之歲幣，國家之款市，奚啻千億

金所以日亾而值日昂也。然而欲爲採金之說，則又非也。金玉爲山石之精，非若草木之旋芟旋長也。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失，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且鑿鑿之徒，皆亡命輕俠，聚而難散，致有甲兵之禍，無利而有害。若以金少爲憂，而金非財也，特財之權耳。以金多爲富，在一家則可通天下，而論則非也。金愈多，粟帛將愈貴，困乏將愈甚矣。故前世每當華易之始，則財廢及承平久轉，匱乏者非乏。

金也。始則人少而穀食多，承平久生，聚衆而穀不加多也。於金少何尤焉？瑤琨美石，詩云何以舟之，唯玉及瑤則瑤者王之次，琨又瑤之次也。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以英，篋輔之，篋可爲矢，亦可爲符節之函也。齒象牙，犀革，犀皮也。大傳曰：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乃備。象有齒以焚其身，犀甲七屬，甲之所用，犀革爲上。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有毛爲皮，皮去毛爲革。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掌皮，歛皮。冬歛革，犀之爲獸，舍

精吐華，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象則體巨性馴，後世於正朝大會，每入充庭，而禹貢止徵齒革，莫獻犀象者，不畜異物也。羽，鳥羽，南方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全羽爲旒，析羽爲旌。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翼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猗之以時，獻其羽，翮。毛，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老萊子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也。荆揚之羽毛，信美矣。惟木，多不勝名。

也。南海島夷艸服，葛越，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百濟，日本之屬，皆揚州之東島夷也。葛越用葛爲之，蕉葛升越，弱于羅紕者也。織貝，如吉貝，木棉之類，其文爛班如貝，故曰織貝，所謂貝錦也。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曰織文。闕廣多種木棉，秋深卽開，露白棉茸，茸採其花，績爲吉貝。林邑國有班布，婆利國有古貝，海南蠻人有疊巾，皆所謂織貝也。小曰橘，大曰柚，待錫

命乃貢，非常貢也。故叙厥篚之後，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故錫命以時也。璇樞星散爲橘，橘柚渡淮皆化爲枳，故曰體天然之素分，不遷徙于殊方。蜀漢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橘畏寒，今吳中特盛于洞庭兩山者，以四面皆水，水氣上騰，尤能辟霜也。種橘之利，數倍于田，而人工亦數倍焉。終歲耘無時，不使其織艸，包而後貢者，亦以其畏寒也。揚州之貢，其田則下下而不及

諸州。其貢則齒革而不言絲紵。又周禮職方所載揚州之賦，其穀則宜稻，而他種皆非所有。其利則金錫竹箭，而絲枲亦非所宜。漢鹽官在東南者，會稽一。廣陵無之。皖城有鐵官，無鹽官。則知漢鹽鐵官之置，多在西北而不在東南矣。唐自河西淪于藩鎮，而國用全在東南。國朝視唐尤倍。朱提之貢額不減，而漕運至三百萬。蘇松嘉湖四郡，又有所謂白糧上供者，淮鹽爲海內最，而浙鹽次焉。且弁服自古中國未有，故

嬪婦之治，止于絲枲。民未有其服，官未有其調也。宋元始傳入中國。關陝閩廣，首獲其利，而今亦責貢于蘇松諸郡矣。欲東南民力未竭，豈可得哉。

沿於江海達于淮泗

揚之貢在北者，可徑達淮泗。在南者，邇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至淮泗則與徐州同貢以達于河矣。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故必沿岸乃無虞也。夫海運自禹時

已行而後未有敢行之者，元時乃復行之。其道大約有三，皆自平江劉家港出海。其至萬里長灘，始一開洋，旋沿山嶼而行。至膠州始復放洋者，其路甚紆遠。次從劉家港開洋，旋亦沿涯至長灘，始放大洋。經黑水洋，至成山者，其道差徑。後又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卽開黑水大洋者，其道最便。蓋開洋愈濶，則取道尤捷。然與大禹沿海之意遠矣。夫海運多損者，以起自平江也。若繇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元名北海。

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往來而無窟宅。惟登萊之成。山沙門島多磧。可畏。且其地斗入海中。舟行必自南轉東。由東向北。復由北轉西。乃可達于直沽。開膠萊河以避之。則徑易安全矣。國朝廢海運。專力漕渠。然有為咽喉不測之慮者。則此策無容盡廢也。歟。荆及衡陽。惟荆州。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荆山在青谿之北首。曰景山。卞璞所出。三面險絕。惟西南一徑可行。

非雍州荆岐旣旅之荆也。荆州以荆山名。荆強也。其氣燥剛。稟性強梁也。又警也。南蠻數為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之也。荆州之土。最為閩衍。表有二嶽。江漢九江。沱潛雲夢。包絡衡貫。北接雍豫。南逾五嶺。東揚西梁。故其沃衍則史稱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麋蛤。食物常足。江陵南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其形勝則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

蠡。右則九疑。為險阻之國。或謂建都于江南。當以南陽為正。其北連中原。東通吳會。西接巴蜀。南控蠻粵。良為英雄用武之國。凡自北而攻南。自南而窺北。未有不先得此。而可以有為也。沅湘衆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江水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之都會。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蘄黃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濡之上腴。

連雲夢之巨蔽。斯亦雄區矣。然識者以為非宅中圖外之地。故水要莫如武昌。險要莫如襄陽。路要莫如荆州。信哉。今考全荆流峙之次。自熊耳西導循桐柏之源。至陪尾以奠漢陰諸山。然後上遡岷嶓。柝而為二導之。至其歸也。則擘冢漢漾。咸至大別。屬之江。岷陽江沱。咸過九江。受漢水之輸。達諸海。蓋西北則柝東南。合之相比。攬結若天塹焉。其獨擅雄奧。有以也。

江漢朝宗於海

江漢發源梁州，入海則在揚州，而荊州其合流也。合則力大勢銳，不至海不已。故以朝宗狀其勢，諸侯見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江漢合流赴海，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也。今考江水方出三峽，勢如建瓴，夏秋一漲，頃刻千里，然迤夷陵而上，山阜夾岸，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濶，順流直注，兩岸俱平衍下隰，水易漫流，但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

回。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逆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各沿岸爲堤，咫尺不堅，千里爲壑，且決口四通，湖泊盜賊竄伏其間，蓋以隄防不修，則津渡散漫，盜可四出也。築堤屢圯，乃爲開穴口之計。舊有九穴十三口，皆湮塞無餘矣。荆岳之間，幾何而不爲巨澤也。漢水特多泥沙，自古遷徙不常，但均陽以上，山阜夾岸，江身甚狹，不能溢，襄樊以下，景陵以上，原隰平曠，故多遷徙。潛沔之間，大半滙爲湖渚，復合流至

乾鎮驛中分。一由漲池口出漢川，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以故往時承襄間雖遷徙而無大患者，由湖渚爲之壑，三流爲之瀉也。自潛沔湖渚漸淤爲平陸，上流日壅，竹筒湖復湮淺，下流日溢，故邇來水患多在荆襄承天潛沔間矣。

九江孔殷

孔甚殷，正也。九江，沅、漸、沅、辰、叙、酉、澧、資、湘，滙爲洞庭也。江南凡水皆呼爲江。九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於江口，會于

桑落洲，以禹貢考之，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湘水出于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湘水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檣蒲，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石矣。湘猶相也，言有所合。湘水與瀟水合曰瀟湘，與蒸水曰蒸湘，與沅水曰沅湘，會衆流以通洞庭。九江惟沅、資、湘最大，皆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瀦其間，名爲五瀦，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消，水暴漲，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



爲之改色。昔軒轅遊蜀。見水多決之下流。江湖皆溢。乃鑿五湖貯水。洞庭其一也。洞庭山浮于水上。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故曰瀟湘之樂。聽者令人難老。或傳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湖。是出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以今考之。辰常衡永枝河會流于洞庭者。無慮數十水。而其會深流而注之湖。則有三。沅湘澧而已。沅自牂牁合麻湯諸溪。澧水過常武出湖之北。湘發自廣西海陽山。分爲灘水合湘。

水汨羅過長沙。出湖之南。澧發自武陵合焦溪。茹溪諸水。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漸元辰叙酉資。其合流而滙爲洞庭以爲之壑。故沅辰衡永長沙。得免水患。惟常武當沅江之下流。岳陽當江湖之會合。故歲漕浸溺。而隄防之設亟矣。昔禹之治水。堅則鑿之。盛則醜之。淺則淪之。大則決之。急則排之。而其要有二。曰經曰緯。夫漢之南入江之北滙。非楚水大經乎。然漢則東爲滄浪。過三澨。乃至大別。江則東別爲沱。至於澧。過九

江至東陵。迺迤北而滙焉。隨地注瀉。使游波寬緩。不相激薄。何其緯之有緒也。經緯既備。水爲安流。平成既久。民多濱水爲居。或築而業之。故潛沔之間。所謂滄浪句雍諸澨。皆大不容刀。甚至不可辨。而澧水與江相去百餘里。禹時之九江。猶受岷江之輸。今九江自相經緒。瀦爲洞庭。且與江漢敵大矣。禹所患者。經不足以持緯。治之宜後緯。而先經。今所患者。緯不足以受經。治之宜後經。而先緯。周禮稻人職曰。稻人掌稼下

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此雖主治澤田。實治水緯法也。阡陌既變。故道湮沒。智巧之士。始隄而障之。築垣居水。雖自古所譏。然亦有利有不利焉。惟察水勢。審土宜。堅爲之隄。以禦水之經。而又分注以漕。使有所游蕩。服引取之。則經緯得理。水奚從孽哉。江漢之區。異時穴口無慮數十。民環居堤上。水有所洩。歲不爲患。自穴口漸塞。水患洊至。今當增修江漢之堤。而開滄諸口。以散其

漲使民得隄爲衛。不患於水。水及隄得口爲瀉。不至釀而決隄。蓋排醜並施。防滄均舉。經緯之義備。而視滄浪三澨。沱澧九江之迹。猶近之矣。沱潛既道。

江出爲沱。漢出爲潛。皆復其故道也。梁州有沱。潛而荊州亦有之。其源實一也。水從江漢者皆曰沱。但地勢西高東下。雖合流于梁。復自荊分出。猶如濟水入河。復自河出也。沱水又名夏水。冬竭夏流。故名長夏也。

雲土夢作乂

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雲向爲水所沒。至是始得爲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今乃可耕治也。蓋夢地差高而雲下。總因江漢水治而致。荆之功。九江其經流。沱潛其別流。雲土夢作乂而荆之水土無不平矣。故曰溜溜江漢。南國之紀。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厥賦上下。

荊州塗泥與揚同。其地稍高。故加一等。今揚土。

腴沃甲天下。而荆土瀉鹵瘠空甚矣。山原樹藝。雨澤不調。則停耜而待稿。其即阜隰。沿陂堰而耕者。潦至彌望。龍蛇魚鱉。且宮之矣。此非民之咎。厥媮惰。不任稼穡也。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爲阻。固隄防不修。則靡潰千里。不見涯涘。昔人疏爲九河。以疏淪之。而後水之患消。瀕河之民。既久安。乃盜河爲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存。水泛爲災。職此之繇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幹枯柏。礪砥砮丹。惟箇籛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青茅厥篚。玄纁幾組。九江納錫大龜。

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鞞如金石。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齒革所產。不無優劣。金起於汝漢。又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柃爲弓幹。舉其用。故不言柃也。烏號之弓。爲以柃枝。弓人辨六才。一曰柃。柃染色黃赤。人所君尊也。月令曰。季春無伐桑柃。柃即檜也。柏葉松身。詩。

云檜楫松舟，舟楫所須也。周禮曰：冀州其利松柏，禹貢取松于岱，賦者以其材良，取柏于荊州者，柏可爲舟，荆爲水國，故檜柏並取，皆資以爲舟也。柏，掬也，蒙霜不變，得其貞也。砥，細于礪，皆磨石也，金刃雖剛而弗加砥礪，則刺不入，擊不斷，磨之以礪礪，加之以黃砥，則刺也無前，擊也無下，礪之與弗礪，相去遠矣。弩，矢鏃之石也，仲尼曰：肅慎貢楛矢石弩，以分大姬，不言荊梁而言肅慎，則二州不貢弩久矣。周言弓矢掌八矢。

枉，殺，增，恒，弓，所用也。繫，鍤，蒺，靡，庫，弩，所用也。而石鏃，無聞焉，惟挹婁之國，青石爲鏃，將無中國之器，日良，無取石鏃耶？今東夷猶產水花之石，堅利入鐵，即肅慎之遺，而蜀楚無聞矣。丹者，丹砂，上者爲藥，下者爲采，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上，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此造化之所鑄也。周禮以爲五毒之一，唯以攻瘡瘍，箇，箝，皆中矢幹，三者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荊州自古爲

用武之地，故柁，斨，箇，箝，制貢于弓矢，獨詳取其有名者，聖人以威不恪，必精且良也。楛又可織以爲器，蘇氏謂柁，幹，栝，柏，礪，砥，弩，丹，與箇，箝，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遠，而江無遠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資，致之京師，重勞人也。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匭，匣，菁，以爲菹，茅，以縮酒，茅氣甚芬，故爲香茅，周禮醢人有菁，菹，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

蕭茅，蕭即縮也，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或謂古無灌茅之義，所謂縮酒者，以醴有糟，故縮于茅以清之，易曰：藉用白茅，慎之至也。詩曰：白茅包之，是古用以包裹禮物也。管子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茅春以爲藉，菁者茅之狀，菁菁然也，重之故包而又匭，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一，染謂之緜，再染謂之窺，三染謂之纁，又

三入爲纁。五入爲緹。七入爲緇。玄在緹緇之間。古人謂幣爲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爲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冕則上玄而下纁。服則玄衣而纁裳。圓者曰珠。不圓者曰璣。璣小珠也。故曰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蒼璧小璣。璣亦蚌之陰精也。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珠母見。珠母璣鏡也。有光可鑒。組綬屬其小者以爲纓也。天子佩蒼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

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凡弟子縞帶。并細約用組。少儀曰國家靡弊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楚有組甲三千。組亦武備所須也。古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于綈。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又錦繡纂組。害女工。則組爲盛飾。禹時必不尚此。制貢者服御以爲組纓。戎事以爲組練耳。尺二寸曰大龜。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

偶也。出九江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龜三尺曰賁。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弁諸果。後弁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玄采五色。上隆象天下。平象地。生三百六歲。遊於藻葉之上。三千歲尚在蒼葉之下。明吉凶。不偏不黨。唯義是從。王者無偏無黨。專用蒼老。不失故舊。則出禮斗威儀曰君乘土

而王。則龜被文而見。周官曰。通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繆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靄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爨龜。祭祀先卜龜。以上春爨。後左。夏爨前左。秋爨前右。冬爨後右。孟冬之月。命大卜。爨龜筮。以牲祠龜筮。塗以牲血。謂之爨龜。爨者龜甲。所以卜也。筮者蒼草。所以筮也。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

無毒螫。野火不及。龜常在焉。齋戒以待。狀如有入來告之。因以醮酒求之。三宿而得。江上民家得名龜畜之家。以致富。及殺龜。家乃敗。人民與君王異道。得名龜不宜殺也。堯沉璧于雒。玄龜負書出于背甲。赤文朱字。止壇。又沉璧于河。黑龜出。赤文題。又堯與羣臣賢智到翠嬀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歸還水中。禹卑宮室。則大龜出。文王時又出。龜生于水。發之于火。于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王孫

圉曰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滅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按荆揚貢金。並云三品。今黃金惟取之滇中。荆揚貢止白金。然額最廣。而所在開局鑄錢。荆爲銅冶所聚。頃議專官督鑄。尋復報罷。荆揚有木貢。棟宇器用有所須。則用之。甚儉而易共也。後代有營繕。則必征太木。至于深山

窮谷懸崖。駕梁艱難萬倍。比至深澗。必待夏秋洪水泛漲。方抵大江。雖間取之川蜀。而荆關特爲縮轂之區。林鬱盡矣。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禹戒峻宇雕牆。有以哉。

浮於江沱。潛漢逾于洛。至於南河。

江沱潛漢。均與洛不通。必陸行逾洛。然後由洛可至南河。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繇荆至冀。中隔豫州。貢道近于漢者。則竟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漢也。近于潛者。則徑浮于

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自禹制貢。荆揚獨繁。而二州田土並列下等。豈賦固不盡繫于田乎。今者荆揚田土日闢。楚地沃野。瀕望。再熟之稻。方舟而下。吳會並虛。口仰食。財賦最號豐腴。但困于誅求。竭澤焚林。何以能久。荆楚剽悍喜亂。天下有事。常推楚以爲鋒。所望楛矢東來。而朝宗之誼不失。斯爲善矣。卷二終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三

雲間夏允彝撰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荆河惟豫州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元命苞曰：鈞鈴星別為豫州，其地八方所輳，為天下樞。故古人於此定都。三河三亳，咸在斯區。夏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周召定都洛邑，而成王

禹貢古今合註

卷三

一 禹貢集成

卒不果遷，逮宣王中興，自濟之洛，狩于圃田，及于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然宣王卒亦不果，至平王遷而周衰，故謂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然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崑崙，據關河之寶，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故稱為咽喉。九州閩域中，夏唐末朱朴為遷都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為之關，南則荆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

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自古

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光武雖起而未王也。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淺水薄，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固水深土厚，而人心彊，懷狠戾，未即可服。襄鄧既為內地，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侵軼之限，此建都之極選也。秦觀曰：長安在穀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榮帶

禹貢古今合註

卷三

二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于諸侯，如建瓶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為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中車錯轂，軸轆銜尾，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為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穀崑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

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天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夫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此定勢也。洛陽與長安皆大發于周，而其機啓自神禹。龍門鑿而涇灃漆沮會于渭，汭入河。長安始可都矣。伊闕鑿而伊與澗灃會於洛，汭入河。洛陽始可都矣。豫之河患次于兗，故二州疆域並繫以河。

伊洛澗澗旣入于河

禹貢古今合註

卷三

三 禹貢集成

伊出陸渾山，東北入洛，洛出冢嶺山，東北入河，澗出北山，東南入洛，澗出沔池山，東南入洛，伊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四水以洛爲主，澗灃旣入洛，此先言伊者，以水之大小爲先後也。古稱三川伊洛河也。其形若鼎。濟洛二水同豫州入河，共爲豫患。濟大而洛小，乃洛爲一州之專害。濟則數州之公患。其雷夏澤，大野瀦，濟水之治，已散見于兗徐諸州。惟洛出入皆在豫，故先洛也。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異者，涇渭漆

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別志之。伊洛澗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江漢同文。世稱伊水爲鸞水，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伊瀕大山，屬連數百里。其生植多材，木林竹薪蒸橡栗之饒，歲取之，設方汭以載，浮伊而下，循渠引行，人用賴焉。山海經曰：灌舉之山，洛水出焉。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爲洛汭也。禹治水時，神龜負書出于此。名洛口，北水以河爲宗，豫水以洛爲宗。宋元豐改汭口爲洛口，各汭河爲清汭，凡以取水于洛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澁。元祐間，乃于河口分引渾水，遂自澗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矣。今則汭盡爲河，無復清流也。

榮波旣豬

沇水入河而溢爲榮，洛出爲波，洛入河則記波豬宜也。而兼識濟出之榮者，以濟亦豫州入河而後溢爲榮，故蒙洛入河。又見榮能受濟之溢

禹貢古今合註

卷三

四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波能安洛之流也。滎澤今已塞爲平陸矣。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或曰浪宕渠。或曰浚儀渠。或曰石門渠。漢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爲門。以遏渠口者是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

渠而河汴達于淮泗者。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宋都于汴。歲漕六百萬石。專辦江淮。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宋漕凡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陳蔡之粟。自惠民河。京西之粟。自廣濟河。後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所運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唯汴河是賴而已。若宋時近都城者。唯汴蔡諸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于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國朝正

統時。亦嘗分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南入海。如故。夫土疏固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故水載高地。堤日增。而城益下也。治河之策。今爲益亟矣。或謂治之之策。或疏或塞。無容執一。故道若高。則不必于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於必塞。當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然治河于滎澤之間。則宜疏濬之功。多隄防之力。少蓋自滎澤孫家渡口。至項城南頓。二百里間。涓涓之流。時有淤淺。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惟疏澤深廣。使水勢少殺。則決口可塞矣。

導荷澤被孟豬

濟陰之南有荷山。故名其澤爲荷澤。孟豬在荷東北。相去百四十里。水流溢覆被之。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孟豬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多。故導荷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也。兗豫接壤。滎與荷澤。



皆以志濟也。滎波在豫西北，荷孟在豫東北，荷澤今涸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高者壤，下者墳壚。土黑曰盧，盧然解散也。凡耕之道，必始于壚。為其寡澤而后枯。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凡糞種墳壤用麩。竭澤用鹿，土化之法，謂化之使美也。糞種，謂煮取汁麩，聚草澤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麩暖。民隨之種稻，其收百倍。此即今人糞田法也。墳壤，潤解也。竭澤，故水處。

禹貢古今合註

卷三

七 禹貢集成

即墳壚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州田賦與冀州相乘除為上下，其雜出之等，高於正額，故先言錯。賦高于田者，人工修而山澤之利廣也。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利漆臬。又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則貢者。蓋周時豫州在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以制貢。禹時

豫在畿外，故有貢。推此則知冀州不言貢之

矣。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南越紵布，皆用此麻。白紵歌曰：白紵質如月，輕如雲，色如銀。漢制賈人不得衣紵。蜀李札贈子產以縞帶，子產獻紵衣焉。紵亦美服也。故吳地貴縞，鄭地貴紵。詩曰：東門之地，可以漚紵。縞，綿也。漬繭擘之，精者為綿，麤者為絮。內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緘，管綿纊。玉藻曰：纊而繭，緼為祀。磬有以玉為之。

禹貢古今合註

卷三

八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者。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治玉之石為磬錯也。凡言錫者皆非常貢。豫州職貢略與兗相似者。蓋二州皆近冀，冀為甸服，專供粟米。兗豫二州近京師，則專供服御。禹制貢先服食而後器用，以及珍幣也。

浮于洛達于河

此在豫西境者也。若東境徑自入河，不必言矣。華陽黑水惟梁州。

華山四川之際，東北曰冀，東南曰豫，西南曰梁。

西北曰雍。四隅分四州也。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梁雍爲黑水者七，而此水爲梁雍二州之界。當自雍之西北，經梁之西南，以入於南海。以今考之，闕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羅泌曰：溟渤漲洋，天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濶于之設乎北，天地所以遮西而制北也。激障霧于東維，界黑水于南極，泄流沙於西陲，決弱水于北澌，此天地所以界四維也。

益黑水在梁雍間，涉者則脛黝黑，梁者西方金氣勁強也。或云梁米出于蜀漢，香美逾于諸梁，梁州之名以此。周禮以其地爲益州，元命苞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梁即今全蜀之地，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止言金牛一道耳。餘皆禹迹所暨矣。大抵蜀地與秦隴接境，爲天下要脊。世治則服從，世亂則割據。張華曰：蜀漢之士，與秦同域，南跨邛笮。

北阻襄斜，西即硯碓，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然巴蜀之險，又以漢中爲門戶。牟子才曰：漢中前瞰米倉，後蔽石穴，左接華陽，黑水之壤，右通陰平，秦隴之墟，黃權以爲蜀之股肱，楊洪以爲蜀之咽喉，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又曰：重慶爲保蜀之根本，嘉定爲鎮西之根本，夔門爲蔽吳之根本，梁之名四川也，以岷瀘，維巴，四大川也。宋南渡始分益梓利夔四路，即今之四川矣。但益在川西，夔在川東，而利梓俱在川北，而

川南缺焉。若嘉定則川南也，四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松蕃以孤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于龍川，懸命千里之外，設爲羌戎所截，則疊溪以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弇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卜韓胡所據，是肘掖之災，且復有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草陂一道，可抵汶川縣，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顯禍乎。

岷嶓既藝

岷山江水所出。嶓冢漢水所出。蜀以山在蜀東者通為嶓冢。近在江源者通為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史稱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汶山即岷山也。古稱岷山夏含霜雹。為崑崙之伯仲。中江出于崆山。北江出于岨山。皆注于岷江。方江漢之流未滌。水或汎濫二山之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矣。世

禹貢古今合註

卷三

十一 禹貢集成

傳杜宇命其相鰲靈作三峽以通江水。而李水離堆之鑿。最有功于蜀。然僅因禹績。效一疏鑿之力耳。水能知地理。謂岷山為天彭門。及至湔道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乃壅江作棚。穿郫江簡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頽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早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天下謂之天府也。

沱潛既道

江漢支流。皆名沱潛。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蜀之山川。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殆方言。故岷謂之汶。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治見之。江河淮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州再書。既道。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

禹貢古今合註

卷三

十二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也。酈道元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出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鄭玄曰。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今按蜀中諸水。咸出岷江。分為二派。一西南流為尖囊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沃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湔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于灌。經灌西南流者。今謂之南江。即禹所導岷

江正流。自秦李冰鑿離堆引江水循灌城東注北折。于是始以東南正流爲南江。經離堆薄灌城而東北注者爲北江。北江出自寶瓶口。穿三泊洞而北注者爲外江。自寶瓶口直東入五斗口而東北注者爲內江。外江北經崇寧彭縣新繁漢州界出金堂峽。內江東經郫縣崇寧界內。過府城北。南會府城前江。以趨于彭。合彭山金堂諸水。會于瀘州。合綿涪諸水。并嘉陵江。經合州會于重慶。合碙雅諸水。會于嘉定。合松潘之

西南入尖囊大渡河者。會于叙州。遠近溉田。不可勝計。然各府塘堰。皆民間自脩。官課其成而已。獨離堆山設立都江堰。在岷江中流。歲費鉅萬。元時用石砌堰爲石門。以時啓閉。復鎔鐵爲龜。至國朝更爲鐵牛鐵柱。水患乃殺。然治之之法。無愈李水所題深淘灘。淺作堰。兩言而已。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水患平。始祭也。蒙者沐也。言雨露常蒙也。蒙頂受陽氣獨全。

故產茶。芳香獨烈。沫水即大渡河。水脉漂疾。代爲患。蜀守李冰嘗鑿離堆。避沫水之害。則禹當時于此處用功多也。梁州之山。西山皆嶼。北山皆嶓。南山皆蒙。峨眉之在禹貢。則蒙山之首也。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始于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于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於蔡蒙。雍之山。始于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西南夷名。其地致功可藝也。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即所謂和夷也。又和濱曰桓。自桓水以南。爲夷。魚腹縣南夷水出焉。二水皆入于江。又山海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於河。則和亦以山名矣。厥土青黎

青。黑色。黎。小疏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食。向傳成都土疏也。或云黎似黎草色。

厥田惟下上厥賦錯下中三錯

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爲戶有增減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歟然豈冀揚豫梁獨年力之難齊而餘州皆可歲耕者耶蓋冀州地大物阜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爲中土原田既美人功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既上中而又間出上

禹貢古今合註

卷三

十五 禹貢集成

上以進之揚田下下然人稀而地力亦盡故賦高于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實東南繁阜之權輿矣梁田下上似優於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爲之上下間出調劑可謂密矣以四州爲法而餘州可見雍荆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人功脩也雍州降之極人功少也後代卒不能易禹之等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以來稱天府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公劉

太王之初起陶復陶穴則昔之雍州豈後之雍州哉然田曰上上則人事氣化亦已有所待矣或曰梁州夷狄比境變故不常故無事則錯出第七有事則錯出第九此未必然也禹迹方隆聲教四訖豈有夷狄之憂耶

厥貢璆鐵銀鏤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美玉也又玉磬也君子比德于王者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聲詘然樂也取

禹貢古今合註

卷三

十六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瑜不掩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若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故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鐵先見于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蜀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于鐵臨邛有古石山出石鐵火燒成鐵甚剛因置鐵官天下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漢關內有鐵官唐天下有鐵之縣一百三宋鐵冶七十七皆多於漢蓋上古之時未有鐵器磨蜃以耨春秋演圖曰八政不中則

鐵飛管子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行商服賈。垂軺輦者。必有一斤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又曰斷山木。鼓山鐵。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怨疾而內敗。故善者與民量其重。計其贏。若得其三。民得其十。又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則民疾作爲上使。故鹽鐵立而齊以富強。益州醴町山出銀。捷爲郡朱提山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他銀一流。但直千。捷爲正梁州之境。是梁州銀獨美也。銀不及金玉。餌可以爲地仙。鏤者可以刻鏤。剛鐵也。凡世所謂鋼鐵。多鍛鐵爲之。僞鋼也。真鋼雖百煉不耗滅。金剛不洵不消。可以切玉。華陽國志曰臺登縣有孫水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砮是也。又寰宇記曰定笮縣有鐵石山。山有砮石。火燒之成鐵。爲劔戟極利。定笮亦近臺登矣。熊獸似豕。山居冬蟄。殆春而出。亦能見。則奸人自遠。熊居大樹孔中。以

物擊樹曰子路可起則下。不呼則不起也。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溫。可療風痺。熊壽五百歲。則能化羆。如熊多力能拔樹。赤熊見。奸宄息。佞人離則出。嶠冢之山。其獸多羆。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熊羆毛有綠光。長二尺者最貴。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謂之三德。狐死首丘。不忘本也。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九尾者子孫繁多也。于尾者後當盛也。詩曰有狐綏綏。在彼其梁。又曰莫赤非狐。

莫黑非烏。莊子曰。豐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禹三十未娶。至塗山。有白狐九尾來造。塗山人歌之曰。綏綏白狐。九尾麗麗。成子家室。我都彼昌。禹乃娶塗山女。狸伏獸也。禮曰。狸首之班然。管輅曰。雖有牙爪。微而不僵。雖有文章。蔚而不相。蓋鉛錫之精。是爲狐狸。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織毛而曰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也。又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砮貢于荆。又貢于梁。重武事也。徐貢浮磬。此貢玉磬。豫

貢磬錯。則樂器磬最重矣。貢鐵實始于此。至漢桑孔之徒。權利遂與鹽並。至唐理財之官。遂號鹽鐵使。鐵利彌重矣。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於沔。入於渭。亂于河。

梁州僻在西南隅。去帝都最遠。故貢道水陸並行。西傾雖雍州山。其南桓水出焉。乃梁之水也。桓之東。有潛水與桓通。故自西傾山下。陸運。依傍桓水而來。不曰浮桓而曰因桓。至潛。乃用舟也。潛之北。有沔。阻漾枝津。水淺不得渡。必舍舟。

而陸。南歷岡。北迤邐。而接漢沔焉。沔之北。有渭。又阻褒斜。褒水南通沔。而斜水北通渭。其間絕水百餘里。又必逾褒而歷嶺。從褒斜。屈武功。以入于渭焉。至渭。則絕河而渡。即達帝都矣。自渭入河。由西而東。橫絕而渡。不由河中。行也。貢道莫利於水。莫不利於陸。故言浮言達。其常也。唯荆梁間。曰逾。然陸運。特以濟水運之。竊。豈樂用之哉。西傾在今臨洮。洮水出其北。桓水出其南。或曰。桓即洮水。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

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曰。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是浮潛逾沔之道。漢人嘗用之。今蜀人運貢賦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潛沔入渭之道。無復講矣。若入蜀之道。其西南曰褒谷。從襄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棧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為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

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也。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而西。故言梁州之境。先華而後黑水。繇梁適雍。自南而北。陽故先黑水。而後西河。雍。壅也。四面有山。壅塞為固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凶急。又雍州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以為名。漢改雍州為涼州。以。

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元命苞曰：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國，東距阪西有漢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秦謂之秦川，以其東自函關西至隴關，在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漢志稱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天水隴西，民以板爲空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張良曰：關中左殺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

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班固曰：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三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關中形勢，自古爲帝王之都，但地迫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盡

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爲郡，乃可爾。章俊卿曰：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夫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江也，而四川據長江上游，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陝西據黃河上游，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鄭曉曰：雍州之險，在華岳與黃河交會，雖在潼關，

然必南有河之南，今河南府新安，函谷北有河之北，今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若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泉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秦據函關陝西，統平陽也，唐人牧地在岐幽涇寧間，即今之鳳翔與邠涇縣三州也，本朝亦置苑馬于此，而牧馬不及唐之一二。

弱水既西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眾水皆東、此水獨西、散渙無力、不能負芥、其水去雍州遠甚、而混流汎濫、欲治主水、先治客水、惟因其性而導之西、不復出沒于雍、乃治水之法也。于寶曰崑崙之墟地首也、是唯帝之下都、故其外絕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河圖曰、禹既治水大功、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渡北海、弱水之難、又十洲記曰、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蹻

車、渡弱水、到鍾山、祠上帝於北河、其言類誕妄也。

涇屬渭汭

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頭流注于渭、于今爲笄頭山也、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渭水出南谷、山東入河、汭水出弦蒲藪西北、東入涇、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雍州之水、渭爲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於汭、而下

屬於渭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者、渭也、傳疏爲水北曰汭、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又水之隈曲曰汭、汭者水相入也、夏書以洛表對洛汭、則汭水北之曲也、導渭不言汭、而洛汭、矯汭、並以水北爲義、本州貢道亦云、會于渭汭、則渭汭之爲一水明矣、蓋言涇入于渭水之內、如漆沮之從、澧水之同、皆主渭爲言也、若

周職方所謂涇汭、則易氏固解之、非禹貢之汭、別是一水也、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與渭灃、滹、澆、澧、鎬、爲關中入水、而溉田之利、得之涇水爲多、鄭國鑿涇中、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注填闕之水、溉島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漢兒寬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仰之田、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褒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甬爲雲。決渠爲兩  
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  
京師億萬之口。唐長孫無忌曰。白渠水帶泥淤。  
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支分極  
衆。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爲礮磴。用水洩  
渠。水隨入涇。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失利。於是盡  
毀水上礮磴。自宋迄明。屢修鄭白二渠。自項  
忠余子俊阮勤並鑿石通水。乃得引涇入渠。水  
分三限。上限入三原。櫟陽。雲陽。中限入高陵。二  
原。櫟陽。南限入涇陽。立斗門以均水。秦漢時涇  
河平淺。計古溝滄猶有存者。故引河作渠。直易  
易耳。年久河益深水勢與渠口相懸。益就上流  
然後能引水而疏鑿。非故渠且多石。故其用力  
尤難。然欲變烏鹵爲沃壤。亦存乎人而已。劉麟  
有言。北隨四地以開渠。南高涇渭之岸。東北杜  
入河之口。如李冰壅江作棚法。即高陵櫟陽以  
北不讓江南諸郡矣。

漆沮既從

禹貢古今合註

卷三

二十五

禹貢集成

踰次之山。漆水出焉。沮水出子午嶺。雍地四漆  
沮而實三派。詩漆沮入渭之上流。書漆沮入渭  
之下流。禹貢漆沮。唯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它  
皆非也。導渭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  
沮。所謂漆沮者。僅常一見。而其水行之序。又在  
澧涇之下。則澧涇而上。凡後世名爲漆沮者。皆  
非禹貢之漆沮也。周之漆沮。在漢漆縣。縣之詩  
曰。民之初生。自土漆沮。自遷岐爲始。岐固在漆  
縣境也。秦漢以後。皆言洛即漆沮。所謂洛水者。

禹貢古今合註

卷三

二十六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源出戎夷中。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始入  
渭。槩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  
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  
於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  
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而皆合流  
以入于渭。故後人皆指入渭之水爲洛。而曰洛  
即漆沮。言其本同也。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  
沮小也。

澧水攸同

澧水出秦嶺西北，流至矩陰山，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澧渭相若，故言同。漆沮下流，既已附從，則上流不壅。澧水亦遂東行也。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矣。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

諸山皆旅，治功畢也。治水從下自東而西，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也。荆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廡星。荆即三原之嵯峨山，特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舉。

在目前。視秦中如指諸掌。史載黃帝鑄鼎於荆山，山頂有雲氣，即雨。岐者，山有兩岐也。周自太王居岐之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岐山南有周原，其山四周也。終南山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中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山也。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惇物。其以太一爲終南，垂山爲惇物者，非也。蓋終南南山之總。一曰太一，一曰地肺，一曰太白，一曰太華，太華在華

陰，終南在成長，太白在郿谷，各望其地，異號命

爾。其山首枕蒿芒，尾貫羗蜀，表裏秦關，蓋邦域

大觀云：柳宗元曰：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

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

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實能作固以屏

王室。其名終南者，言居地絡陰陽之中，即所謂

中條山。其南山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嶺南

爲地絡之陽山，爲南列。南條水則爲江州，則爲

梁。北爲地絡之陰山，爲北列。北條水則爲河州。

則爲雍。星野亦于此分焉。是地之脊也。世傳武功太白，去天二百。山中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鳥鼠詳導山。

原隰底績，至於豬野。

下濕曰隰。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至豬野之澤，豬

野今涼州也。其間相去幾三千里，而皆曰底績。

幽風特務桑農，好稼穡本業，而涼州自魏太武

北伐，言姑臧無燥地。澤茂草盛，水土乃爾。其地

誠沃土也。又漢書涼州之畜爲天下饒。酒禮之

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穀糴常賤。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見黑水之巴治也。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左傳云。

先王居橈杙於四裔。故父姓之奸。居於瓜州。瓜州即三危。今燉煌地多生瓜。今猶出大瓜。長者狽入其中。首尾不出。禹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蓋西方金氣所積也。三苗西羌之祖。其國近南岳。在柴桑彭澤之間。即左洞庭。右彭蠡。負固而亡者也。及舜乃徙之三危。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又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使安居焉。後世以爲拔之四裔。若絕之者。非聖人之心也。其竄者既丕叙。

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命禹徂征。及後來格。考其

善惡而分背之。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

雲貴數千里。溪崗山菁之中。有曰玃。曰狔。曰獠。

曰獠。曰獠之類。凡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

捷者曰獠。即三苗之後也。依山以居。若猿猱然。

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國初於河北川東。

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

曰播州。又立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之

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

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地設官。因俗爲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蓋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丕叙之意也。

厥土惟黃壤

色有五章。黃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黃而

又壤。故爲上上。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以此也。

古稱秦地。天下三分之一。人衆不過什三。而量

其富居什六。然就其間較之。惟涇渭灃漆之區。

最爲沃壤。西北二邊。逼於戎狄。故禹於雍州自

終南至鳥鼠則自西而東。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六等。生聚蓋不同也。戰國秦漢時富庶甲天下。自唐而宋乃滋不如。雖關中亦仰東南之粟。古今地利之不同。豈無其由哉。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人功修也。此州降之極。人物少也。東方朔曰。鄴鎬之間號爲土膏。賈畝一金。田上上可知。若鄆杜竹林南山檀栢之饒。又他州所鮮。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論衡曰。球玉也。琳珠也。琅玕珠之數也。又崑崙山有琅玕樹。又云崑崙玉。煎可以爲脂。又崑崙山有瑯玕樹。又云崑崙曾九重。有玉樹。有珠樹。又荆人不貴玉。鮫人不貴珠。唐代宗時。楚州獻定國寶十二。有琅玕珠二。徑一寸三分。又明州沿海近淺岸。水底生琅玕。狀如珊瑚。或高三二尺。初出水。色甚白。經久微紫黑。山海經曰。崑崙其上多丹木。丹水出焉。

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黃帝乃取崑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周禮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禮記。笏天子以琅玕。琅玕或以爲珠。或曰樹之子似珠。或曰流離之屬。有五色。或云玉有光景者。而後人以名竹。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曰南盧容水。中外國於闐疎勒諸處皆善。今中國不復出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白玉河。在城東。綠玉河在城西。烏玉河在綠玉河西。源雖一。玉隨地變。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鷄冠。或如臙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水又分九色。上中下各三等。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聞乎。管子

對曰陰山之磻磻。一筭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筭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筭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筭也。江陽之珠。一筭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筭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筭也。又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瑯琊玕為幣乎。夫禹貢揚之貢金。雍之琳琅。幾如漢人耐金之誅矣。荆之大龜。梁之熊皮。幾如漢人天馬之求矣。青之海錯。揚之橘

柚。幾如唐人貢荔之擬矣。然古者以貢為賦。正什一。便民之法。禹貢所須。皆為土貢之物。償田民之輕也。豈有過求哉。抑古之用玉甚多。器用雜佩之屬。不一而足。是玉在古為獨多。今世小民有不識玉者。蓋土石之精。其生有限。取之有盡。故金玉皆以代降。至今益少。不可不為之節限也。考古之用玉。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武王俘商。舊寶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周禮王府掌王之金玉。供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齊則共

食玉。春官大宗伯曰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黃禮北方。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服蒼玉。夏服赤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又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公子佩瑜玉。士佩瑤致。君子比德於

玉。玉十謂之區。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色也。瓊赤玉也。璿璜瑜美玉也。璠玉采玉也。玲瓏瑱瑤玉聲也。璩玉佩玉也。瑱充耳也。璫玉飾以水藻也。神靈液百寶用則玉有璞。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光見深山。服飾不逾祭服。則玉英出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之西北境則自積石至於西河西南境則會於渭汭。積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中流黃河。西臨蕃界。龍門在今西

安府韓城縣界東北八十里。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崖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於龍門之上。則止此一道也。浮渭而來者。則會於渭汭。此又一道也。水北曰汭。蓋渭之北也。貢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皆會於渭水之北而入河也。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則化為龍矣。河至慈州文城縣孟門山。是爲入

龍門。至絳州汾州合河之上。是爲出龍門口。夫導河始於積石。即以爲貢道。治河因以治漕。不獨於今爲然也。考春秋時。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舟之役。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由渭入河。由河遡汾。皆逆流東行也。漢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初止數十萬石。至武帝則四百萬石。後又益至六百萬石。大都取於山東諸郡。從渭水而下。鄭當時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

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經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武帝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大便利。隋文四年。以漕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詔宇文愷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關內賴之。唐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輪舍嘉倉。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後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功不成。後又鑿爲棧。以輓

漕舟。輓夫多墜死。開元中。裴耀卿請廢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從之。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庸錢三十萬緡。天寶初。韋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澁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披瀨苑橋。鑿潭以聚漕舟。後劉晏復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

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餘萬。無升斗溺者。宋以陝西用兵。歐陽修議通漕運。謂宜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國朝天順時。楊鼎言。黃河乃漢唐漕河。即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通流僭運。庶幾軍餉

可足。或摘漕糧數千石赴陝。就令教習山陝河南之人。待舟楫通後。乃許回運。且可順携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益。許進亦言。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邑。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榆林其少蘇乎。又考河從積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謂之河套。即秦始皇所斥奪匈奴河南地也。在古以爲通舟轉輸之道。蓋唐虞聲教暨於朔南。冀

之北垂。遠出河外。猶在荒服。所以不可及也。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逐出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唐築三受降城。即其處。宋時爲西夏所據。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爲唐虞之故疆也。蔡氏引李復之說。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通舟無阻。以後世之迹質之於經。多所不合。然

神禹導川通貢。著其道路所經。明若指掌。李復之言。或出吏民之托辭。或故道久廢。岸谷變遷。復之所指。亦恐非禹迹之舊矣。且北河之外。陰山橫亘。華夷大限。當以此分。虜得之則據以窺中國。中國得之則據以窺虜。乘高以望。出沒踪跡皆見。其外皆大磧。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虜若不得陰山。必踰大蹟而居其北。昔漢武帝驅虜於陰山之外。而漠南無王庭。虜過之未嘗不哭。漢南即陰山之南。黃河



之北。虜所恃以飽其力而內犯者也。柰何北河之內復使得爲巢窟哉。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序。明禹之功。及戎狄也。崑崙之丘。是唯帝之下都。在吐蕃界。或云近甘肅。其嶺峻極。經夏雪不消。世呼雪山。析支即今陰山河南境也。後漢書謂河關之西南。羌地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

羌有百五十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河水屈而東北流。逕于其地。是爲河曲矣。渠與搜二國也。其地當大宛界。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逸周書曰。渠搜以勦犬。勦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西方爲六戎。戎者。強惡也。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羗唐禿髮。歷伐侵軼。爲國劇患。漢武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南表。

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自是之後。蒲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羣。食于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然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卒至輪臺之悔。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有葱嶺。有身熱頭痛。風災鬼難。繩行沙度之厄。殆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叙。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國。

諸城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蘇轍以爲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一強一弱。中國之患也。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故北狄強。則

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托于中國。然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入于匈奴。必其國大而好勇。能自立于一隅。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今考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歧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之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

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元憲宗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又于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邑。其地本朝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官。賜下。因俗爲治。夫關陝爲古雍州。河山百二。白昔王者。逝居龍驤虎視。形勢最于海內。國朝邊戍重鎮。有九。陝居其四。羌虜交訖。亦大煩戎索矣。惟是榆林向屯勁兵。土著並能當虜。而關中物力饒裕。素能自給。中

外倚爲捍蔽。乃頃歲疆事。幾同塵飯。流寇颺發。所在束手。而西戎款關。天未祇爲賈胡生端。漁索耳。自漢祖轉餉關中。卒定天下。而鄭白之渠。荷鍾成雲。並引渭涇以廣溉田。然則厥田上上。禹規具在。可按也。而虛口糜餉。空奉當虜。欲以坐制羌虜。侈言織皮之貢。其能支乎。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四

雲間夏允彝譔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道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山川之分見于九州者其經也聚見于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脉絡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懷襄故川舊賸皆浸沒不見不可施功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為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

禹貢古今合註

卷四

一 禹貢集成

之勢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于是濬川之功可施蓋其序然也導山亦有二意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既隨山通道相其源委又以導山旁澗谷之水而納之川此節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岍在隴州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汧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乃東至于岐又東至於荆而渭之入河澧漆沮汧之入渭皆在所經矣于是逾于龍門之西河則壺口

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決長城而入而壺口

當其衝冀州之功于是伊始以殺河勢者也乃南至於雷首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爰至于太岳汾水所經堯都在焉太原岳陽之修蓋于是而相度也又于是而底柱析城底柱在大河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山峰四面如城王屋泝水所在從底柱至王屋禹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而沅水之導覃懷之績皆在所經矣又于是而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太行為河北

禹貢古今合註

卷四

二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脊以接恒岳諸州皆旋其趾歷叙衆山而繼之以入于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矣岍山或以為即吳岳或曰非也岐山在崑崙東南為地乳上多白金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故呼為鳳凰堆又名天柱以其峰高峻逾出諸山也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又名首陽山底柱高不逾數尋圍不及百尺等撐柱地軸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故名底柱。三川既決，水流踈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險。舟筏入者，鮮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有峰特立，斯爲砥柱。漢鴻嘉中，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鑿廣之。從其言，鑿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水益湍怒，析城、王屋皆在澤州，析城上有二水，東濁西清，下有神池，其深莫測。世傳與濟瀆相通，王屋爲三十六洞天之第一，周回

萬里，號小有清虛天，或曰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似之，故名。太行恒山，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太行天下之脊，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百八徑，其北去也，不知山所限極，亦如東海，不知所窮，或謂其脉自崑崙北支入中國，西南行，歷并冀三晉，抵河東，復與河會，上有天井關，故曰馳太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關。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內貢迴矣，使我暴亂，則伐我難矣，酈生說高

祖曰：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示天下形勢。太行誠所以分畫東西也。恒山北岳，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名恒。常也。言萬物伏藏于北，有常德也。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四種五獲焉。又名茂丘，派水從西來，甚大，至茂山之西，沉伏於地，過山而復出，其大如初。世言避恒岳之靈，山北四百餘里，即飛狐口也。國初定鼎金陵，以真定之恒山爲北岳，後遷都

北平，則真定在其南，宜以渾源州之恒山爲北岳，惜未釐正。又恒山即太行山，北抵幽燕，達居庸古北喜峰，亘千里，諸峰蜿蜒，止于山海，史記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没于勃，導山諸節，馬融、王肅皆以爲三條，導研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研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蘇軾以爲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

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非條諸山河不能盡南條諸山。江不能絕。非地脉而何。朱子與蔡傳又深言其謬。蓋以河北諸山根本支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

連屬。豈是呀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于是爲南條。非條之說。正與唐一行天文南戒北戒之說合。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于二之中。又分爲二焉。非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橫勢則先北而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義益精密矣。

西傾。朱圍。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於陪

尾

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山川之脉。皆起西北。上節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南。禹循西傾而東。至于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門。其勢湍急。及華之陰。喬岳綿亘。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涇渭漆沮。伊洛瀍澗。諸水入焉。熊耳四山者。志伊洛淮水所以治也。西傾一名

西強。一名馬寒。一山綿亘而各有峰巒者也。在洮州洮水所出入于河。朱圍在鞏昌府伏羌縣。朱圍有石鼓。不擊自鳴。則兵起。鳥鼠在臨洮渭源縣渭水所出。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爲掩畢星。渭水出其中。鳥鼠共爲雌雄。鳥名鷓。鼠名鼯。鼯穿地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凡同穴地皆肥沃。壤盡軟熟。如人耕。多生黃花紫草。三者雍州之南山。相首尾而東。太華。西岳也。華者獲也。萬物成熟。乃有獲也。又少

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華山對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或傳二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故巨靈劈之爲二。以通河流也。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有蛇名肥墳。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又西八十里曰小華山。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罪附耳星。在弘農盧氏縣。伊水所出。山東西各一峰。傍竦南北。望之若熊耳。上多漆。下多櫟。浮豪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洛山。上有青丹之樹。得而服之。

成山。外方即嵩山。一名太室。在潁川。是爲中岳。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赤理。服者不妬。有草焉。其狀如禾。服者不昧。上多美石。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嵩山。蓋夏都陽城。嵩山在焉。金氏曰：外方非嵩山也。嵩高爲中岳。安得與江夏之內方相爲內外哉。伊闕有陸渾山。名方山。古外方也。桐柏陪尾淮水所經。桐柏山爲地穴。上爲維星。在南陽。陪尾在江夏。或曰非也。兗州卞縣之陪尾。實泗水所出。

經曰：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則不在江夏明矣。

導嶓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

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嶓冢。漾水所出。在梁州。荆山。內方大別。漢水所經。在豫州。嶓冢上爲狼星。山有異花草。名骨容。食之令人無子。內方大別皆在漢陽府。蔡傳謂內方在荆門軍。或二山同名也。地理志云：江夏章山。即古內方大別。乃漢水入江處。在漢陽郡之北。與黃鶴山夾江。

而峙。江漢二水合流其下。左傳：吳自豫章。楚夾漢。豫章即今之章山也。又云：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皆近漢也。相傳禹植柏於大別。其根盤踞井底。爲柏泉山。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

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岷山。梁州山。江水所出。衡山。敷淺原。皆荊州山。江水所經。岷山之脉有二。其北一支爲衡山。盡於九江之西南。與岷山相連屬。其南一支爲敷淺原。盡于九江之東。

北與岷山相隔絕。故禹導岷及衡之後。必過九江以導敷淺原也。山海經曰。岷山中多怪蛇。有鳥焉。其狀如鸚。而赤身白首。其狀曰竊脂。可以禦火。蜀地於海內爲峻。岷山在蜀之松潘。衡西爲尤峻。即雪山也。雪四時不消。五月猶墜雪。其地最寒。不生五穀果蔬。土人樹青稞爲食。衡山南岳也。黃帝畫野分州。乃封五岳。唯南岳衡山最遠。以瀟霍副之。至漢武以衡山道遠。徙祭于瀟山。元結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邑。已

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邊陲。當今以九疑爲南岳。以崑崙爲西岳。衡岳之輩。何足侈哉。南岳記云。南岳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洞寶。上承景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托其陽。故號南岳。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百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登而記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

或傳禹傷父功不成。勞身焦思。案黃帝中經曆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岳。血白馬以祭。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顧謂禹曰。欲得神書。齋于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得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其說類荒遠。然衡山亦神矣。列爲岳

鎮有由也。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敷淺原即廬阜也。舊說以傅陽山當之。山甚卑小。且於江流無關。廬阜最高大。又當江南北。匯水口中。有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傅陽正在其西南。謂敷淺原之陽也。敷淺原之爲廬阜審矣。廬阜之巔。禹嘗刻字。其可辨者曰。洪荒漾。子乃樛。知禹之施功於此也。岷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于洞庭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瀟湘之源。而北經

袁筠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經言導山。獨記雍梁冀豫荆揚之山。而兗青徐不記焉。蓋三州之山。絕在東河之東。不與西屬。各于其州見之矣。唐僧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潏貉。

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絡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爲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

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爲西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爲成周宋鄭陳蔡邳衛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河下流。爲三齊。北燕。自東南河下流。爲鄒魯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

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及海。爲蠻越。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弱水在甘州衛西。若弱水條支。去長安四萬里。則又一弱水也。合黎山名。合黎水出焉。在今甘州。漢張掖郡也。又云合黎水出臨路松山。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海。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崑崙之墟。西南入海。唐書西域傳云。吐谷渾西北有



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晉書曰。弱水出流沙。流沙與水同行也。在西海郡北。山有赤石白色。以兩石相擊。則水潤。擊之不已。則潤盡。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奄乃滅。其石如初。沈括記。鄜延西北有范河。即淖沙也。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外皆動。如人行幙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或謂此即流

沙也。方勺謂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脛。無水源。但乾沙耳。二日至西海。雍大紀曰。鳴沙山在河州衛城南七里。一名沙角山。峰嶸危峻。沙如乾糠。天氣晴朗時。沙鳴聞于城內。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于雍止曰。既西。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自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三危山在烏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爲天苑星。黑水出其南。古今辨黑水者紛紛。今考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入積石河。則是平涼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似爲禹貢之黑水。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

其入海之道。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其所親見山川。以麗水爲古黑水。然綽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江。得其下流。而不知其上源。程氏以麗水狹小不足爲界。而以西洱河與榆葉澤相貫。榆葉漸漬成黑。又引古黑水祠在益州者爲証。不知此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之黑水。元金仁山又謂西南諸水合而爲瀘水。夷人謂黑爲瀘。即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

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今雍州多黑水尚未知確在何所乃欲以瀘爲黑又考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氏之言豈足信與李元陽曰黑水之源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隴蜀無入南之水唯今滇之瀾滄江路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惟瀾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

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即爲夷緬則禹之所以別州界者惟瀾滄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髡人濮人以今考之皆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山海經曰河水西流入于洛故瀾滄江又名洛言脉絡分明也夫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據易變之名亦未矣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言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黑水爲涼雍二州之交又入南海

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櫛然黑水之源正在櫛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移也雲南志亦稱西洱河出浪穹縣羅谷山下數

處湧起如珠樹世傳黑水伏流別派也滙於太和縣東爲巨津形如月生五日遶縣西南由石穴中出又會瀾滄江而入南海又謂瀾滄源出雍州南吐蕃鹿石山南流至交趾入海則瀾滄之爲黑水益可信也羅泌曰禹導黑弱而西戎即叙然後見其仁之至焉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之患者也今爲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使不爲吾民害則已矣又奚必繇塞外而決之以入于流沙南海